



西方文学 死亡叙事研究

陈民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西方文学 死亡叙事研究

陈民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学死亡叙事研究/陈民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99-2321-0

I. 西... II. 陈... III. 死亡—题材—小说—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1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744 号

- 书 名 西方文学死亡叙事研究
著 者 陈 民
责任编辑 朱建华
责任校对 杨 梅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省金坛市教学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 万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321-0/I·2194
定 价 13.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我亲爱的父亲——陈焘宇

序

何永康

“人生自古谁无死”。有多少生，就有多少死。生命长一寸，死亡近十分。生死永远形影相依。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哲人、诗人、能人、凡人、人人人，面对死亡发出了心底的咏叹！司马迁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中国思想家诠释死亡最庄严、最凝重的答案，家喻户晓。也有诙谐的、雅谑的，如我小时候听塾师讲的一段笑话——一学童于课堂上搔痒，先生调侃道：“不抓不痒，不痒不抓，抓抓痒痒，痒痒抓抓，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学童应道：“不生不死，不死不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先生大笑道：“竖子大悟矣，可造！”为人作序，竟折腾出如此俚语，实属不恭，然而我真的佩服这一则笑话。

文学是乐生的，它是形形色色生命历程的诗意的记叙和吟诵。但它并不恶死，当生命如灯花在最后的刹那砰然爆裂时，文学家总是忙不迭地向它顶礼、凝眸，实行“焦点访谈”。佳例多如星斗，举手可摘。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用生命交换着生命，用涂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少时读蒋和森先生的《林黛玉论》，特别欣赏他对黛玉之死的吟哦：“她死了！大地沉沉，四

周是这么寂静，‘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在这一瞬间，我们不禁忘怀一切。呈现在眼前的，只是这一死亡的肃穆、沉重，还有那令人深思的力量。”“让我们为林黛玉燃起热烈的同情！让我们为林黛玉鸣起心里的音乐！让我们通过林黛玉懂得祖国的过去，更懂得祖国的今天和将来！”长大后，读《大卫·科波菲尔》，读到大卫的“小爱人”、姨婆的“小花儿”、柔弱得几乎什么事也不会干的朵拉，在大卫的怀中一天天“变轻”、一天天靠向死亡时，我和大卫一起流泪了，情不自禁地在书页上写道：这是黛玉的姐妹，这是庄严的、美好的、如游丝飘入碧落的、令整个人类为之心颤的死亡的音乐！很“小资”，但文学的死亡叙事，就这么折磨着、敲打着人们的心弦！

现在，我的学生——陈民博士，亦在文学的死亡叙事前驻足凝眸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了这一论题，重点落实在西方。半年后，又将学位论文丰富为一本专著：《西方文学死亡叙事研究》，即将出版。陈民出生在外国文学研究世家，如今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专业方向是德国语言文学。她有灵气，文学感悟性很强，喜欢在中外文学经典中做心灵的远游，积累甚丰。加之，她在哲人辈出的德国工作过，很能进入哲理的沉思，故完全有条件做好这一相当重要、颇有学术分量的课题。这部专著，简要地概述了西方原始文化、哲学、宗教与死亡的关系，为死亡叙事的剖析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该书还相当中肯地阐述了文学死亡叙事的特质，彰显了死亡叙事在西方文学审美中的风貌和意义。作者采取分类论证的方法，对西方文学中死亡叙事的不同形态和审美，进行了各别研究，相当细致，颇见功力。这一学术成果，洋溢着哲理和热情，表现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对个体尊严之崇高性和无限性的敬仰，以及对回归自我、走向自由的期盼。很明显，它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是不可小

视的。

我是眼看着陈民长大的。她的父亲陈焘宇教授是我的师辈，多年邻室而居，私交极好。我上大学中文系的时候不喜欢外国文学，文革期间住到了外文系的二楼，被“外语”包围了。一开始，大家无所事事，就拼命打牌，从晚上的“国际歌”打到清晨的“东方红”。后来，又同焘宇教授一起骑着自行车跨过长江大桥到江浦农村钓鱼，一天只钓两条小毛鱼。“不能老这样下去了！”焘宇教授正色道。于是他引导我阅读外国文学经典。他书架上的书多极了！有许多，是他的哥哥、陈民的伯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陈桑先生编辑出版后寄来的。我一下子进入了无比寥廓、令人心动神摇的外国文学天地，慢慢地品出味儿来了。文革后，我又与焘宇教授合作，主编了《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陈桑先生、袁可嘉先生均给予了关怀和指点。这时候，陈民已由一个瘦小的丫头长成了大姑娘，能帮助父亲做点学问上的事儿了。可以说，我与陈民都是焘宇教授的学生，只是我先行了一步。如今，焘宇教授早已仙逝，我十分思念他，也为他有这么一位继续外国文学研究的闺女而骄傲！

写序写到其他地方去了。收回来吧。怎么收尾呢？正值2006年元旦，说两句祝福的话：

祝陈民小友生命之树长青！

祝陈民老师学术之树长青！

2006年元旦，于南京白云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死亡思想概要	10
第一节 原始文化对生命、死亡的认识与理解	10
第二节 西方哲学中的死亡思想	16
第三节 宗教死亡思想	28
第二章 文学与死亡	40
第一节 文学中死亡叙事的特质	40
第二节 西方文学中的死亡叙事	43
第三节 西方文学中死亡叙事的变迁	47
第三章 西方文学中死亡叙事的早期表现	56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死亡叙事	56
第二节 民间童话中的死亡叙事	61

第四章 西方文学中死亡叙事的审美	72
第一节 灾难性死亡	72
第二节 献身性死亡	83
第三节 新生性死亡	93
第四节 预感性死亡	109
第五节 偶然性死亡	119
第六节 抗拒性死亡	127
第七节 保护性死亡	136
第八节 生存性死亡	147
第五章 审美观照中的两个核心问题	169
第一节 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169
第二节 荒诞与走向自由	184
主要参考文献	190
后 记	194

前 言

今天,文学的外部物质世界弥漫着喧闹、骚动和浮躁的气息。文学内部世界也不甘示弱,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主义、各种思潮交织、重叠。文学游走在各种形式、理论与方法之间,喧闹无法掩盖内在精神的孤寂,骚动和浮躁无法掩饰思想的匮乏,追寻失落的精神家园成为迫切的需要。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发展史,也应是一部人类关怀史。价值关怀与生命关怀是文学的基本立场之一。西方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所缺失的存在意识与死亡意识互为观照下,对人性尊严和个体生命的尊重,对社会背景下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的研究。

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不论从哪个方面着手,其宗旨都是为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所启示和有所借鉴。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在表现形式、表现主题、语言表达等各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对死亡叙事的审美由于社会文化的内在机制和人文精神内核的差异,显示出的存在和发展态势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中国文化遵循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死亡由于其对生命的否定形态被赋予特定的社会价值意义。而西方文化从开始就高举“死亡研究”的大旗,生死二元对立是基本的生存价值取向。直面死亡与关注个体生命是密切相关的文化研究课题。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人中心,死亡叙事具有的审美价值正是在于它反映人所追

求的真善美的价值,生与死的冲突与对立赋予这种追求巨大的震撼力。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对死亡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门新兴科学——死亡学(thanatology),死亡学从生物学、精神心理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对死亡本身以及围绕死亡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而文学中死亡叙事的审美,以及文学中死亡叙事对人的精神的影响作用是死亡学的另一研究课题。对死亡叙事的文学审美进行探讨,符合当今时代的研究动向和潮流。

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充当社会工具,人生被看作单纯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生命精神的自由权利与个体价值的实现未能得到充分尊重,导致在许多情况下缺乏生命关怀和对人文精神的守望。中国的哲学对彼岸世界采取回避态度,只关注此岸世界及现世生命的延续,造成对个体终极价值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规避和忽视。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赋予死亡的政治化功能,片面强调死亡的社会化功能,更是对死亡的个体性进一步的弱化。个体的缺失、轻视人的自由存在,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大弊病。在中国文学中,强烈地表现出生命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和群体意识,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拒斥,追寻生命的延续、超越死亡宿命的企图,构成了生命意识的内涵。而死亡叙事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扮演着边缘角色。生命在缺乏与死亡互为观照的背景下无法实现悲剧意义和终极价值,往往演变成带有明显实用色彩的思维方式和阐释模式。

中国文化的注意力,始终关注着如何在现世生活和现实环境寻找生存空间和机会。个体生命的价值,一直被忽视和压制。直到五四时期,“人”的启蒙才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题之一。然而当时的中国文化面临民族独立、阶级解放的社会语境,人文主

义思想显然很难满足社会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需要。五四运动后,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置身于剧烈的矛盾和对抗之中,其直接后果,乃是对刚刚萌发的追求人的自由价值的启蒙教育,进行有意、无意的忽略和抑制。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政治和抗争的传声筒,其启蒙作用受挫,个体生命价值在文学中很难得到体现。中国文化中安于现状、沉湎于现世的功名利禄、惰于对个体的思考等某些消极因素,同样妨碍了对人性尊严的审美追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文学从纯粹的政治宣传中摆脱出来,中国文化思潮出现阵痛和转型,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和介绍,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文精神在文化讨论和当代文学创作中逐渐有所反映。死亡问题在文学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表现和探索,文学试图解读生命的终极价值,对生命意义、人性尊严进行诠释。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出现了两次提倡人文关怀的思潮。第一次提出普遍的人性存在和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性。第二次提出将人的关怀放在首位,提倡人高于物的价值和尊严,人文关怀成为一种社会精神的符号。然而,人在整个物性世界的位置一直没有摆正。拯救之路不在于全面恢复和无限度地加强人的中心地位,而在于通过协调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平衡,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真正的生命关怀,只有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之后才得以实现。具有高度敏锐性的某些先锋作家,已经注意到了存在意义上个体生存的危机,存在危机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消失或减弱。随着存在意识与死亡意识日益为文学创作所重视,为人性寻找光明的未来、为心灵寻找精神的家园,已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的钟情之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在死亡问题研究领域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陆续出版了段德智的《死亡哲

学》、毕治国的《死亡哲学》、冯沪祥的《中西生死哲学》等著作,它们主要从纯哲学的角度对死亡进行研究和梳理。而颜翔林的《死亡美学》、陆扬的《中西死亡美学》等著作,则主要从比较美学的角度探讨死亡的美学价值。其他一些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主要是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传达的死亡意识或某一时期、某一流派死亡表现的特点进行探讨。值得关注的还有上个世纪末中国文化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关怀”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翻译介绍方面,尽管起步较晚,但死亡问题、死亡意识等围绕着死亡方面的国外书籍从上个世纪末起逐步得到重视。《死亡文化史》、《禁止死亡》、《生与死的对抗》等国外死亡研究著作被译介过来,死亡问题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此外,台湾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要早于大陆,他们较早地引进和建立了生死学、幸福学等相关理论,著述甚丰,这也许与台湾西化倾向,以及基督教对台湾的影响有关。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结局,是客观存在。但人面对自身、他人的死亡却是感性的体验。现代社会死亡问题更加凸显,一方面是因为科技和医疗的进步与发展,人的寿命延长,人类社会进入高龄化阶段;另一方面社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生活节奏加快,国际化程度提高,传统的死亡观和生命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死亡尊严的生命意义研究成为当今社会迫在眉睫的精神建设任务之一。

对于以展现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为己任的文学作品来说,死亡的悲剧结局自有无比震撼的效果。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死亡的不可抗逆性和无法回避性,更能引发文学对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回顾性反思。对生命进行探索的作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数不胜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到卡夫卡、海明威、加缪,等等,举不胜举。我们不难发现,世界文坛

的知名作家极少回避死亡问题,无不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自己对存在和死亡的思考。“对死亡场景的描写被认为是作家杰出能力的体现。”^①在德国,瓦尔特·雷姆(Walther Rehm)是研究文学中死亡理念的代表。他的研究范围时间跨度很大,从中世纪到浪漫主义,主要针对德国哲学和德语文学,其研究文本仅限于德语文学。瓦尔特·雷姆的研究是历时性的,借助文本分析对每个时代的死亡理念进行评述。法国人菲利普·阿雷(Philippe Ariès)所著的《死亡历史》,被公认为死亡研究的经典,翻译成各种语言,史料和文学作品成为他描述死亡历史的资料依据。而美国人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的《论死亡与临终》,则是一本死亡学专著。

本书死亡叙事研究涉及的文本主要以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俄苏文学和德国文学中的小说为主,也兼顾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能够对这些国家的小说进行综合分析,是鉴于欧洲大陆历史文化发展的相对统一性。在历史上,欧洲大陆处在分分合合的交替中,造成了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虽然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存在民族文化和国家社会形态的差异,但在宗教信仰、哲学思考、文化背景各方面,他们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死亡表现,是深入人的内心精神领域的问题,是人共性的问题,故民族性可以暂且忽略。这一点,在法国人沃维尔的《死亡文化史》中也得到印证。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同宗同族,互为影响。我们国家在研究西方文学时,一种分类是将欧美文学称为西方文学,另一种将日本文学并入西方文学,这可能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地位可以与西方相提并论,文学上受到欧美的影响也

^① Karin Priester, *Mythos Tod: Tod und Todeserleben in der modernen Literatur*, Philo-Verlag, 2001, p. 182.

很大。在死亡审美上,日本文学虽然有着广泛的死亡叙事表达方式,但这些表达方式具有浓厚的日本民族特色,并受到佛教和儒学的影响,和欧美文学死亡叙事的本质不同。故本研究采取第一种界定的范围。本书所涉及文本的体裁主要是小说,戏剧也有所涉猎。诗歌因为具有诗性语言的特质、特有的表达形式以及对诗人内心感受的依赖,不容易同以实存为背景语境的小说放在一起研究,因而诗歌对死亡的表现没有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当然,诗歌中的死亡表现应该是死亡审美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要想完全概括西方文学中的死亡叙事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而且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中进行梳理、分类和论证,难度也极大。本研究尝试从群体与个体、必然与偶然、抗拒与放弃、救赎与沉沦等方面,对西方文学中的死亡叙事进行分类。死亡叙事的某一表现主要体现在某一时期的文学中,但并不是绝对的,因此本书将力图打破文学史分期的界限,呈现给读者较为全面、较为清晰的西方死亡叙事的风貌。作为分类例证的文本,主要来源于已经确立了文学地位的名家名作,并尽可能采用国内已经翻译的作品,从而保证例证的代表性。

本研究审视西方文学的死亡叙事,进而研究文学与个体生命关怀之关系。主要的研究目标,是理顺死亡叙事在西方文学中的渊源,研究西方文学中死亡叙事的审美形态,对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在西方文学中的不同表现进行分析。论证文学是人性,在需要生存关怀、社会关怀、道德关怀、历史关怀、审美关怀的同时,强调文学仍然以个体生命关怀为根本,而生命关怀具有个体性、崇高性和无限性。对生命个体生存与死亡的观照和体验,本质上应从属于人文关怀精神,但它却具有独特性,因为它关怀的是人最宝贵的、最本质的东西,反映的也是人最根本的东

西。它侧重于对生命的关怀,这使得它既不同于“文化关怀”,也不同于时下流行的“人文主义”。在文学中,则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极度关怀,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和对生命本质的逼近,具体包括对生命诞生、存在过程、死亡主体和死后的探索和思考,对生命意义和生命灵魂的关注和拷问。要言之,即以文学的方式探索人的三个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活?人怎样活?人怎样死?对弱势生命的关照和对生命精神家园的关注,更能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更能挖掘人的内在价值和人性尊严。

本书梳理和简要总结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死亡思想,以及原始文化中的死亡观。西方文学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与原始文化、宗教、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的主要宗教基督教渗透到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而哲学对文学除了认识和指导作用外,有很多文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在创作中实践自己的哲学理念,用文学语言诠释他们的哲学思想。宗教和哲学是研究西方文学的基础。宗教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人对生死问题、苦难与幸福问题的困惑,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回避对死亡的解释。宗教的本质是满足人们追求无限的心理需要,宗教的意义是满足人们超越现实和超越自我的终极关怀。“神圣与世俗”的两重世界是宗教死亡关怀的前提和核心。基督教把苦归于人的原罪,现世的存在只是肉体的寄托,来世进入天堂得到永生,是基督教给予教徒们最大的慰藉。基督教的救赎、爱和天国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在文学作品中不是被宣扬的对象就是被批驳的对象。离开对哲学、宗教和原始文化的影响的考察,研究西方文学是难以想像的。本书除了对基督教和死亡的关系进行较为翔实的介绍和论述外,也对另外两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死亡观作了简单的介绍。